

# “小池现象”与日本政党分化重组

何晓松

**摘要:**小池百合子在2016年东京都知事选举中获胜,并率领东京地方政党“都民第一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自民党惨败。2017年10月安倍首相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小池吸收民进党右派议员,进而组建全国性政党“希望之党”参加众议院选举,小池在东京乃至日本刮起一阵政治旋风。“小池现象”是日本民粹主义政治家崛起的产物,是选民对安倍政权长期以来“傲慢”政治运营的对立,是公明党在地方自治体选举中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反映。“小池现象”所代表的日本大城市政党崛起趋势还会继续影响日本政坛。

**关键词:**小池现象 民粹主义 城市政党 政党重组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晓博

**DOI:**10.19498/j.cnki.dbyxk.2018.06.004

小池百合子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挫败自民党,是2017年日本政坛一个重要事件。借着“小池旋风”,小池组建的全国性政党“希望之党”参加2017年众议院选举。“小池现象”所代表的日本大城市政党崛起,冲击日本政坛格局,对今后日本政治走向会产生影响。

## 一、“小池现象”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以优雅的个人形象和动人的政治改革口号,展示不同寻常的政治能力,把自己塑造成“资质非凡的领导者”,在日本国民中掀起一股政治旋风。小池采取民粹主义政治手段,绕过政党和议会直接向国民宣传其政治诉求,给反对小池的政治势力贴上“抵抗势力”的标签,赢得了选民支持。

小池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出身,形象优雅,善于演讲,与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关系良好。小池在日本政坛被称为“墙头草”“依傍权力的女人”,政治立场摇摆不定。1993年小池得到细川护熙的赏识,以新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选举,并成功当选,在党内负责宣传,当时细川和小池是新党的一对金童玉女。小池新进党时代,靠近小泽一郎,赞同小泽的政治主张。之后,小池加入自民党,每年参拜靖国神社,成为自民党右派,她根据所处环境,选择最有利的政治立场。自民党时代,小池得到小泉纯一郎首相大力提拔,担任环境大臣,小池也学会了“小泉剧场”<sup>①</sup>的民粹主义政治手段。

2016年东京都知事选举中,小池以“东京都议会审议透明化”“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办好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政治诉求,提出改革东京都政

<sup>①</sup> 小泉利用非凡的个人魅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直接向国民表达改革诉求,获得支持,小泉的民粹主义政治手段被称为“小泉剧场”。

治,赢得选民支持。<sup>①</sup>小池把长期控制东京都议会,实施金权政治的自民党东京都联合会干事长内田茂等重量级政治家作为“抵抗势力”,以改革对抗保守,获得选民普遍支持。2017年小池率领“都民第一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战胜自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并组建“希望之党”参加众议院选举。“小池现象”的出现是日本地方自治体首长权力不断增强、大城市选民日益无党派化、日本政坛民粹主义政治家崛起的必然产物。

### (一)“小池现象”与民粹主义

2017年7月东京都议会选举中,“都民第一会”推荐的50名候选人中有49人成功当选,后来又有6名议员加入“都民第一会”,与“都民第一会”联合的公明党获得23议席。自民党惨败,仅获得23议席。2017年10月安倍首相解散国会举行众议院选举,小池吸收民进党右派议员,组建全国性政党“希望之党”参加众议院选举。

在“小池现象”出现前,大阪出现过“桥下彻现象”。时任大阪市长的桥下彻以改革大阪市政治为旗号,组建“大阪维新会”,逐渐发展成全国性政党。“小池现象”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地方自治体首长利用日本国民恐慌,使用民粹主义政治手段,夺取地方自治体行政和立法权力的独特现象。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心态而非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它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未能形成自身独立的政党。<sup>②</sup>

日本东北大学法学部教授大岳秀夫认为,民粹主义是“绕过政党和议会,直接向选民呼吁的政治手段”。北海道大学法学政治学教授吉田徹认为民粹主义是“使用动人的言语向国民提出政治诉求,追求变革的政治手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民粹主义常常蜕变为政治领袖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而对人民大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

庆应大学政治学教授清水唯一朗认为,日本民粹主义与欧美民粹主义有不同之处,日本民粹主义

的定义更加强调非政策层面的“印象操作”,掀起“剧场效应”,把自己塑造为“资质非凡的领导者”,提出容易取得国民支持的口号、政策,但没有实质性政策内容。小池提出“废除核电站”,但没有提到“废除核电站”的日程表,也没有谈及如何解决火力发电价格高于原子能发电的问题,日本国民喜欢“废除核电站”政策,小池就提出来,没有任何计划和解决方案,这是明显的民粹主义政策。<sup>③</sup>

### (二)营造“剧场气氛”

安倍首相的金权政治丑闻和“傲慢”政权运营激起广大选民反对,小池给安倍首相贴上“政治腐败”“专权”的标签,把自己标榜成民众派、改革派,以简单鲜明的对立,营造“剧场气氛”,一部分支持自民党的选民转而支持保守政治家小池百合子。占日本选民半数的无党派选民在民主党失败后,很少参加选举投票,在小池的鼓动下,积极参加反安倍首相的政治运动,形成一股“政治旋风”。在这些选民支持下,小池组建的“都民第一会”获得东京都议会选举胜利。

“小池现象”的兴起是安倍首相2012年执政以来,选民对自民党政治的一种“反抗”。2015年秋天之后,安倍政权逐渐显露“傲慢”的政权运营。进入2017年后,森友学园和加计学园问题爆发,加计学园问题引起了自民党与在野党在国会上的纷争,影响了国会审议其他事务,如6月份国会审议《有组织犯罪处罚法》(“共谋罪”)时,因没有充足的审议时间,而省略了法务委员会表决,最终以中间报告形式提交众参两院表决。<sup>④</sup>自民党选前在东京都议会占57议席,选举结果打破2009年最低纪录的38议席,只取得23议席。

### (三)公明党的助推

公明党在日本地方城市选举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与“都民第一会”联合选举。小池在1993年进入政坛后获得的大多数选举

① 小池百合子:「私の政権公約」、『文芸春秋』2017年7月号。

② 〔英〕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34页。

③ 〔日〕若狭勝、長嶋昭久:「『小池国政新党』我らが目指す姿」、『文芸春秋』2017年10月号。

④ 《有组织犯罪处罚法》新设了“在计划犯罪阶段”就实施处罚的“合谋罪”与“恐怖活动准备罪”,民众担忧社会监视和搜查权会被滥用,如民众间说安倍首相坏话,可能遭到拘捕。在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支持下,法案以165票对70票获得通过。两党竟省略了法务委员会决议,跳过各种程序强行进行了表决。

胜利都是得到公明党和联合工会的支持。因此，“都民第一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也是得到公明党和联合工会的支持。<sup>①</sup>

2016年末公明党东京都联合会提出，2017年东京都议会选举取消与自民党的联合。其表面原因是公明党因2016年末的东京都议员报酬削减法案，对自民党非常不满，认为自民党没有信义。实际上是公明党认为“与自民党联合选举，东京都议会选举肯定会失败”。

2017年3月13日，公明党和“都民第一会”宣布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联合，5月11日，公明党东京都议会代表高木阳介和小池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小池提出“两党有共同政治方向，会取得胜利”，高木阳介赞同“都民第一会”政策，指出公明党成立以来，坚持“与大众同行”政策。公明党共推荐“都民第一会”公认候选人19人，“都民第一会”推荐公明党候选人23人。“都民第一会”在东京没有地方组织，缺乏支持基础，支持阶层多数是无党派阶层。

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支持小池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只有利用小池的人气，公明党才能保证全员当选。公明党和小池是互相倚重、互相利用，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公明党东京都议会本部没有和公明党本部、自民党事先商量就与小池知事接近，是在巨大的选举压力下被迫做出的选择。但创价学会干部指出，公明党支援小池的“都民第一会”是支持东京都改革，而不是支持小池个人。<sup>②</sup>

## 二、“小池现象”的出现与受挫原因

近些年，大阪的“大阪维新会”、名古屋的“减税日本”、东京的“都民第一会”和“希望之党”相继成立，以地方大城市圈为支持基础的地方政党崛起。日本地方自治体首长的政治存在感越来越高，即使没有成立政党，地方首长推荐的候选人在地方议会中也形成一种“首长党”，成为地方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如神户市、京都市议会中占有一定议席的地方政党，推举政党领袖竞选地方自治体首长。

大城市政党的崛起有其制度原因。

第一，是缘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改革，即众议院选举制度和地方分权改革。选举制度改革废除了中选举区制，改为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从中选举区制下以国会议员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战略，转变为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战略。在地方自治体中，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关系发生改变，在中选举区制下，自民党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形成“亲子关系”（系列关系），国会议员从国家拿到建设工程和补助金等，分流给地方议员，以巩固支持基础（选票和利益的交换）。以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为媒介，自民党统合国家政治和地方政治。废除中选举区制后，各选举区自民党推选一名候选人，自民党内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系列”之间的竞争消失了。政党总部权力增强，中央政府因财政危机，减少拨付给地方的补助金。国会议员对地方自治体的政治影响变弱，地方议员从国会议员得到的利益减少，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之间的“系列”关系越来越脆弱。

2005年实施的“三位一体”改革，减少了国家补助金，增加了地方自治体自主财源，增强了地方自治体首长权力。地方自治体首长的政治存在感逐渐增强，特别是都道府县知事。国会议员受所在政党纪律的约束，而地方自治体首长独立于政党，拥有自主权。约束地方自治体首长权力的是地方议会，即“二元代表制”，地方自治体首长的政策，需要得到地方议会赞成。自民党在地方议会中占压倒性优势，但是2009年政权交替后，自民党的国家政治和地方政治统合逐渐减弱，地方自治体首长组织地方自治体议会议员组成政党，地方自治体首长在地方议会的权力增强。<sup>③</sup>

第二，地方自治体议会选举制度是大城市政党崛起的主要原因。地方议会采取的是中选举区制或大选举区制，一个选举区选举多名议员，有利于小党的参与。在国政选举中不能推选候选人的小党，以及重新策划参加国政选举的政党，在城市大选举区拥立候选人。选举制度改革以前就存在的政党以及在地方上势力强大的无所属候选人容易

①〔日〕石井妙子：「男たちが見た小池小百合という女」、『文芸春秋』2017年8月号。

②〔日〕神田正大：「都議選で生じた『自公亀裂』の行方」、『文芸春秋』2017年7月号。

③〔日〕砂原庸介：「『首长党』台頭の功罪」、『中央公論』2017年10月号。

当选。农村选举区议员定数相对较少,接近小选举区制,有利于自民党垄断农村选区。而东京都、大阪府、名古屋、京都府等大城市及政令指定城市的地方议会选举制度不同,选举区划分以市、区、町、村等行政区为单位,选举区的议员定数少,接近于小选举区制,以政党为中心展开竞争。民主党执政失败后,其在地方的支持率下降,地方自治体首长借机扩大势力。小池率领“都民第一会”要求选民在“都民第一会”和自民党中做出选择,这种二选一的选举模式有利于小池获得选民支持。大阪府议会选举区主要为定数1人或2人的选区,有利于“大阪维新会”,因此“大阪维新会”在大阪府议会选举中取得过半数议席。

第三,大城市圈的选民日益无党派化。据日本政治学教授研究,日本已开通新干线地区的大多数选民不再把选票投给自民党。因为,新干线是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吸引投资后,选民不再需要自民党。而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大城市圈,市民缴纳的税金不会以基础设施投资形式返还。所以,许多东京都选民投票给小池的“都民第一会”,大阪选民投票给“大阪维新会”。

小池建立的“都民第一会”在东京崛起,继而吸收民进党右派议员成立“希望之党”,但“希望之党”在2017年10月的大选中只取得50个议席,这是大城市政党局限性导致的必然结果。

首先,日本全国性大政党自民党、民进党在地方自治体首长选举中所推选的候选人,很难采取以地方利益为优先的政策。以东京都民众和大阪府民众为优先的政策往往不利于其他地方,无法取得其他地方选民支持。因此,大城市政党利用城市选民对自民党和民进党的不满,得到城市选民支持。其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希望之党”在国政选举中很难获得超出特定地区选民的支持。要获得其他地方选民支持,就必须制定有利于该地方的政策,而地域型政党优先考虑的是本地区。因此,“大阪维新会”即使参与国政选举,也很难取得全国性支持。“大阪维新会”只能巩固大阪及周边地区的支持基

础,在特定政策如修改宪法问题上与执政党合作,才能获得回报,既给本地区带来了便宜,又扩大了支持基础,“希望之党”也抱有同样的心态。

其次,在都道府县和政令指定城市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尽管选举区的议员定数相对少,但也是采取中选举区制,政党很难单独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小池的“都民第一会”取得55议席,距过半数的64议席仍有差距。因此,小池在东京都政治运作中需要得到其他政党的支持,主要是公明党的支持。因为公明党在地方自治体政策制定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但公明党和自民党在国政层面上联合执政,妨碍了公明党在地方上与“希望之党”的合作。<sup>①</sup>公明党在众议院选举中不能帮助小池,选举后公明党宣布解除与“都民第一会”在东京都议会的互助关系,小池在东京都的执政面临困难。

而且,“都民第一会”和“希望之党”很难维持政策连贯性。小池组建的政党依赖小池个人,她的“都民第一会”在组织和政策上很难保持连贯性。“大阪维新会”宣称追求地方自治体集体利益,但政策中存在很多矛盾。小池反对安倍的“密友政治”,提出打破日本社会人际交往方式,淡化个人亲友关系,消除政治腐败,但这种社会模式在日本不可能存在。显然,小池在政策决定上的不成熟,也是“希望之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之一。

### 三、“小池现象”与政党分化组合

小池成立的“希望之党”参加2017年10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选举前在野党如何分化重组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民进党党首前原诚司欲借助小池人气取得选举胜利。前原诚司与小池会谈,决定将民进党与“希望之党”合并<sup>②</sup>,即民进党众议院议员退党后加入“希望之党”,民进党参议院议员也加入“希望之党”,民进党将解散。9月28日,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表示,考虑与“希望之党”合并,称“要实现政权更迭,在野党必须合而为一进行斗争。我们也朝着这一方向,希望在一两天内得出结论”。前原诚司推荐民进党众议院议员作为“希望之党”

①〔日〕山口那津男:「国政は自公連立しかありえない」、『中央公論』2017年10月号。

②《日本民进党决定与希望之党汇合 备战众议院大选》,中国新闻网,2017年9月28日。<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7-09/11293674.html>。

候选人参选,小池则称要“排除部分议员”,要按照民进党议员在宪法、安保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立场加以甄选,只接收支持修宪、支持新安保法案的民进党议员加入“希望之党”。小池政治立场就此显露,她只允许民进党右派加入“希望之党”,这在选民中造成冲击,许多支持小池的无党派选民是反对安倍首相政策的中左派,小池的政治立场向右倾斜,直接和自民党争夺保守派选民,而小池在东京都没有强大的政治组织,无法与自民党竞争。这也是“希望之党”作为大城市政党的局限性,和“大阪维新会”一样,小池没有组建在野党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愿望,只想通过在修宪和安保政策上协助自民党,获得一些政治好处,巩固其在东京都的地盘。

小池打错了算盘,尽管“希望之党”支持安倍首相修宪及“国防正常化”政策,但自民党还是要铲除小池的政治势力。因为“希望之党”盘踞东京都,东京都选民占日本选民的十分之一,直接威胁到自民党的政治地位。在选举的第一天,自民党就派出最有人气的小泉进次郎前往东京都第十选区助选。东京都第十选区是小池担任众议院议员时的选区,小池辞去众议院议员职务,参选东京都知事后,把选举区让给若狭胜。最终若狭胜落选,小池的政治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小池旋风”一时偃旗息鼓。选举中,自民党把主要矛头对准“希望之党”,“希望之党”只获得 50 议席,较选举公告发布前减少 7 议席。

被小池“排除”在外的民进党议员一部分以无所属身份参加竞选,野田佳彦、冈田克也等靠着多年知名度成功当选。另一部分是民进党自由派议员,组建立宪民主党,前首相菅直人、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长长妻昭、前众议院副议长赤松广隆等人加入立宪民主党,推举民进党代理党首枝野幸男为立宪民主党党首。立宪民主党在网络上吸引不少选民,其“推特”官方账号两天内就有 6.6 万人关注。“希望之党”成立一周时间仅有约 2100 人关注,民进党也只有 2.3 万人关注,数量仅是立宪民主党的三分之一,关注公明党和自民党的分别为 7.1 万人和 11 万人。

小池的政治纲领向自民党靠近,争夺支持自民党的保守派选民,结果以失败告终,为立宪民主党提供了机会。立宪民主党在选举中反对修宪、反对新安保法案,直接与自民党政策对立,获得反安倍选民的青睐,立宪民主党在比例代表区获得 1108 万张选票,取得 37 议席,超过上次大选原民主党的 977 万张选票,35 议席。加上小选区议席,选举前只有 15 议席的立宪民主党,最终获得 54 议席,成为日本最大在野党。

民进党分裂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加入“希望之党”,一部分组建立宪民主党,还有一部分以无所属身份参选分散了在野党选票,成为在野党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选举活动结束后,小池反省“希望之党”选举策略的失误,承担选举失利的责任,表示“辞去代表一职,继续支持各位”。“希望之党”两院议员全体大会后,小池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今后将专注于都政。

“希望之党”在大选中失利,“小池现象”退去。分析其原因,首先是小池使用民粹主义手段吸引东京都无党派选民,把自己的政敌说成“抵抗势力”,自我标榜为“改革先锋”“资质非凡的领导者”,煽动选民对既得利益阶层产生不满,这与小泉纯一郎的民粹主义手段相似。“小池剧场”效应提高了小池在东京都的政治影响力。然而“剧场效应”只有煽动无党派阶层去投票站才能取得政治成功,但小池在大选中的“傲慢”表现,尤其是“排除”民进党左派,对外形成了政治强人的形象,与她之前塑造的受既得利益阶层压迫,代表民众反抗的政治形象不符,最终导致“小池剧场”效应立即消散。

其次,政党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始崩溃,全球化及社会的个体化使政党很难推行利益诱导政治,无党派阶层增加,民粹主义泛滥。2012 年以来,国政选举投票率很低,固定阶层和组织选票在选举中起决定性作用,自民党和公明党联合,占尽优势,依靠无党派阶层的新党无法长期维持。近些年新建立的政党只有“大阪维新会”在大阪构建了支持基础并生存下来,而“都民第一会”“希望之党”可能很难生存。“小池现象”能否持续,取决于小池能否扩大东京都的支持基础。